

红兜土

H O N G D O U T U

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工作过的土地和岁月

展示——黄土山塬一个农民家庭四代人的人生轨迹

演绎——西北地区雄奇的地域风貌和风俗人情

见证——中国农村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变迁

鲍永杰 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鲍永杰
◎
著

红兜土

H O N G D O U T U

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工作过的土地和岁月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兜肚 / 鲍永杰著. — 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08.5

ISBN 978-7-227-03786-6

I. 红… II. 鲍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54374 号

红兜肚

鲍永杰 著

责任编辑 马若飞 康景堂

封面题字 郭富国

装帧设计 晨 皓

责任印制 来学军

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出 版 人 杨宏峰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(750001)

网 址 www.nxcbn.com

电子信箱 nxcbmail@126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银川宁峰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13.25

字 数 250 千

印 数 4000 册

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978-7-227-03786-6/I·1007
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第一章 / 001

张英和三个红军女战士向张有富两口子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，挥泪割舍下两个刚满月的孩子，向西追赶部队去了……

第二章 / 010

为了逃避李家大堡子人的追捕，何大拿入乡随俗，随即隐姓埋名，给自己起了个切合时宜的名字——张有富。

第三章 / 017

他凑到跟前踮起脚尖一瞅，原来是一个身穿红军衣服的大鼻子蓝眼睛洋人，在两个持盒子枪的红军军官的陪同下，正拿着个皮匣匣子这里瞧瞧、那里照照的，招惹来了许多看稀罕的人。

第四章 / 025

李桃花拆洗了孩子贴身穿的折叠式红兜肚。她今天要拿出大户人家小姐的看家本领，用张英姐妹裹过手枪的这四块红绸子，给两个孩子裁剪缝制两件红兜肚。

第五章 / 032

张有富的席芡活干得精细……特别是他用温水浸泡后再用榔头捶过的席芡搓成的草绳,用铁秆席芡扎的扫帚,成了农家人们的抢手货。

第六章 / 041

赵德贵和李国柱背着背篋在前面边跑边喊:“嗷,嗷,张乾坤把妹子出嫁给了杜继业,张乾坤把妹子出嫁给了杜继业……”

第七章 / 049

时常听李拴柱说,一九三六年红军过来后,马大山就成了红白两军的“分水岭”。马大山不仅有土匪出没,还经常有红军在这里活动。

第八章 / 057

枪炮声整整响了两天,也没见土匪的影子。接着,风风雨雨传来了一条神奇的消息说,解放军从南面打过来了……

第九章 / 065

彭德怀幽默风趣地跟斯诺先生开了一句玩笑话:“哎哟,斯诺先生,这个照片可拍不得呀,你要是把它送给蒋介石,他准会派飞机来炸我们呢……”

第十章 / 074

有几个年轻人耐不住行路的寂寞,便朝着饮羊沟的方向,唱开了一段酸溜溜的“干花儿”,惹得一些年轻媳妇子和丫头们,你推我搡地说对谁有了那个“意思”。

第十一章 / 082

张有富老汉一急,想着干脆把张乾坤的身世告诉他自己。婆姨李桃花不同意他这样做。她认为以后有合适的机会再告诉他也不迟,不要让儿子过早背上人情世故的包袱。

第十二章 / 090

“你还叫我的小名,咱都成大人了。”张巧惠站在杜继业的面前腼腆地说。杜继业这才发现,他的这位女同学,黑油油的头发梳理成一条长辫,直垂到屁股蛋以下,扑闪着一双大花眼睛,水汪汪地动人。

第十三章 / 097

“我的好闺女,你听妈妈把话说完。那是在民国二十五年立夏时……”李桃花从箱子底下拿出了那件绣着一只小金凤的红兜肚……

第十四章 / 106

一股强烈的电流通过双手,刺痛了张乾坤的全身。电话接通了,他们从电话机中听到了首长熟悉的声音……敌人的又一排炮弹打了过来,为了掩护张乾坤,排长陈浩扑到了他的身上。

第十五章 / 114

张英和她们卫生队的四个人,搀扶着从第四方面军过来的三个女伤员,……突然遭遇到当地土匪的袭击……经过一场激战,张英和其他六名红军女战士全部壮烈牺牲了。穷凶极恶的土匪……

第十六章 / 122

在朦胧的月光下,只见一位姑娘冻得浑身瑟瑟发抖……在她旁边的枯

草地上，平躺着一个老妇人……“丫头！你快告诉我们，这究竟是咋回事？”李拴柱一急提高了问话的声音。

第十七章 / 130

庄稼人和他开玩笑，查问他带回来的这位外地姑娘的长长短短。一些同年龄的人粗鲁地问他：“一搭里睡了没？”话音未落，惹得众人哄堂大笑。张乾坤红着脸蹲在墙旮旯里卷旱烟去了……

第十八章 / 139

田玉芳害羞没告诉任何人……瞅着儿媳田玉芳香喷喷地吃着榆钱饭，李桃花心疼地说：“我娃给我怀孙子哩，多吃点！多吃点……”她说这话的时候，背过身用围裙揩了一把眼泪……

第十九章 / 146

……媳妇田玉芳见状，赶忙过来把他从炕上拽下来，推到窑门外用手拍打掉他身上的雪、土。张乾坤一看母亲在堂窑里，便装得一本正经地在老婆的屁股蛋上亲昵地拍了一巴掌。

第二十章 / 152

洪水肆无忌惮地在庄稼地里横冲直撞。他侧脸一看，媳妇田玉芳被雨水淋成了“落汤鸡”。张乾坤刚想让媳妇回家换件干衣裳暖暖和和，自己守着窑里放水……只听见赵德贵在饲养圈的堡墙上大声吼开了……

第二十一章 / 159

田玉芳推门一看，儿子张天宇脸贴在光席上睡着了……在黑旮旯里发现女儿坐在板凳上睡着了。当梅玫睁开眼发现是妈妈抱着她，她一下恹恹地说：“妈——我给你留了两个洋芋……”

第二十二章 / 168

支书刘世道讲得正起劲时,不争气的汽油灯像得了哮喘病似的,时明时暗地闪开了。有的人开始借机溜出会场。意犹未尽的刘世道出于无奈,只好宣布散会。

第二十三章 / 175

他把外衣穿上,扣好钮扣,向庄子里走去……他刚抽了两口旱烟,就听见前面传来了一阵脚步声,接着一个黑乎乎的人影向他走了过来,张乾坤定睛一瞧:竟然是李拴柱!

第二十四章 / 182

他竟忘乎所以地放下书,跑过来在田玉芳一股香胰子气的脸上亲吻了一下。当田玉芳推开他,面红耳赤地出了办公室,他才意识到……对于山里农村人来说,那简直是丧失伦理道德的……

第二十五章 / 189

张乾坤站在院畔上,一阵冷风吹来,他打了一个激灵,借着酒力,竟向着对面黑黝黝的骆驼梁放开嗓子吼了一声:“我操他娘的,舒坦啊!痛快啊!哈哈……”

第二十六章 / 197

赵亚玲几声撕心裂肺的呼救声,给了张天宇无穷的力量和胆识。他朝对面大声喊:“你退回到窑里去,我来救你!”他喊了一声,一个猛子扑进了洪水中——浪头一翻很快把他吞没了……

第二十七章 / 205

“我和你大……不是你们兄妹俩的……亲生父母……你们的亲生父母……都是过路的红军……”“儿子！你听妈说，这件红兜肚是你……小时候穿的。”

第二十八章 / 212

他似乎感到自己置身于山里的菊花丛中。张天宇手心里捧着这只小荷包，站在碧绿的麦田旁，眼里充满了泪水……又重新找回了那已经失去了好些日子的友谊和温情！

第二十九章 / 220

冬天开桃花，真是世间稀罕事。奇闻从队里传到大队，从大队传到公社，好像杜堡子发生了什么特大事情，逐级上报。一些好奇者，跑几十里山路到杜堡子看冬天里盛开的桃花奇观。

第三十章 / 229

他一个人偷偷拿出赵亚玲送给他的那个绣花荷包，用鼻子闻一闻香气，又贴在脸上亲一亲。一想到将要和赵亚玲一同劳动、生活，一同生孩子、赡养老人，心里那个美劲就甭提了……

第三十一章 / 236

……在出嫁的前一天，她一个人悄然地离开家，来到骆驼梁跟张天宇曾经“相好”过的地方……深情地望着对面的杜堡子庄子……静静地坐了一中午，她没有等到她要见的张天宇。

第三十二章 / 244

“妈，你放心，不管儿子将来成器不成器，一定让你了却我外奶奶的这个

心愿……”张天宇感到鼻根一阵阵发酸,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动……他双膝跪在母亲面前,用那男子汉的臂膀拥抱住了母亲。

第三十三章 / 253

“土人儿”梅玫双手捧着通知书看了好大一会儿,把目光移向母亲那张清瘦苍老的面孔,眼里旋转着泪水,喉咙像堵塞了一团什么东西,扑上去搂住母亲的脖子,叫了一声“妈”,便晕了过去……

第三十四章 / 261

他恍惚地站下辨认着东南西北,愕然地看着这个令人眼花缭乱、头晕目眩的世界。一个乡下娃,一下置身于这么大的城市里,霎时间,他被庞大的城市震慑住了,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存在。

第三十五章 / 268

货郎的一声吆喝,把张乾坤从过去的记忆中唤了回来。他一灵醒,才发现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,天气也开始放晴。他站起来向周围一看,牲口和羊都还在附近的草地上啃草。

第三十六章 / 275

“不!”一种男子汉气概使张天宇不愿接受馈赠。他说:“我说话要算话。小工一天两块五就两块五,你给我付大工的钱我不能拿。”他挣脱李旭的手,把十五块钱塞在了冯冰冰的手里。

第三十七章 / 284

梅玫坐在学校广场廊亭的石凳上,用妈妈给她的那枚口弦,满含深情地吹弹《妈妈的吻》。田中蹲在梅玫的面前,双手托着下腮,天真惬意地瞅着梅玫的脸,听着她吹弹的歌……

第三十八章 / 292

张乾坤感觉到脸上一阵发凉，他睁眼一看，天空中挂着一轮红日，自家的那头老黄牛不知什么时候挣断缰绳，来到他跟前用舌头舔他的脸。不用回想，他知道为什么自己会睡在老伴的坟头旁。

第三十九章 / 301

当小车驶进黄土山塬，天宇的心情立马亢奋了起来。望着那亲切的大山沟壑，还有那山坳里的村落，他像诗人一样从心灵深处喷涌出了那沧桑而深情的心语——

第四十章 / 309

孙子段鹏翔问：“爷爷，山里的罐罐茶真的那么香吗？”这一问，老人来了兴趣，便给孙子讲述罐罐茶的茶道来了……山里庄户人家围在火炉旁捣罐罐茶，就像现在的城里人坐在音乐茶座里喝咖啡一样。

第四十一章 / 318

张乾坤小心地收装好修渠用的全部家具，赶着老牛车从北山嘴往回走，迎面却过来了一溜扬着尘土的小轿车……如果这些当官的知道在路旁的这位拉牛车的人是张天宇他大，肯定会老远停下车……无意中会挖掘出条轰动一时的好新闻来。

第四十二章 / 327

没料到，这个“不孝”的举措正中父亲的下怀……张乾坤怀里抱着他从老家里拿来的那个黄帆布提包，一边从楼梯上往下走，一边竟忘情地小声哼唱起了：“山丹丹开花红艳艳，红艳艳……”

第四十三章 / 336

张乾坤责骂了“皇上他大”的第二天，……一辆高级小轿车嘎地一声停在了公司大门外……司机用手指头指着张乾坤的鼻子说：“你个老东西看样子是不想混了，你知道我车里坐的是谁吗？”

第四十四章 / 344

他俩就把约会的地点偷偷定在了没住人的张乾坤家院子里……靳玉红老远发现张乾坤家的院门开着，就溜进来跟李小宝约会，没想到碰见了张乾坤，把她羞臊得脸刷地红到了耳根……

第四十五章 / 352

张乾坤是第一次来北京，也是第一次走在魂牵梦萦的天安门广场上。他一边走着看，一边感慨地弹着舌头。他走进天安门广场，第一件大事就是先到毛主席纪念堂，瞻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遗容。

第四十六章 / 362

张乾坤和李小宝真格是坐飞机从北京飞到凤城的……张乾坤当天下午坐在杜堡子自家的院里，对一群看望他的众乡亲说：“操他娘的，这早上还在北京呢，下午就回到了咱们杜堡子。现在的人比神仙都日能，你说的是吗！哈哈哈……”

第四十七章 / 373

张乾坤为搭救高依洁的生命，跟儿子天宇单独进行了四次秘密“谈判”。直谈到第五次，张昊在客厅的沙发上等待事态的发展情况，却听见爸爸不知什么原因在爷爷跟前哭了，而且哭得很伤心。

第四十八章 / 383

刚强的老人气喘吁吁地慢慢挪动着步子,含笑着跟乡亲们一一告别。那个生离死别的场面,让在场的所有人流了泪……在乡亲们的目送下,直升机离开地面,慢慢地向上画着圆盘升。

第四十九章 / 392

张天宇抱着父亲的骨灰盒……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。原来,杜堡子的父老乡亲们冒雨来接他们了。九十三岁高龄的李拴柱老人往前撵了几步,喊了声:“乾坤侄子!杜堡子的父老乡亲们来接你回庄子了!”

第五十章 / 402

金龙、金凤这对传奇的红肚兜,不仅拉近和缩小了整个世界,也见证了中国七十年的革命和建设历程。在张乾坤老人去世的第二年……应豫海县的邀请……参加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七十周年庆祝活动。

后 记 / 411



张英和三个红军女战士向张有富两口子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，挥泪割舍下两个刚满月的孩子，向西追赶部队去了……

第一章

公元一九三六年农历五月，陕甘宁交界的黄土山塬上，渐渐地开始热闹纷繁起来。刚刚下过一场透雨，豌豆挂角，小麦吐穗，庄稼长势喜人；艳丽的蝴蝶和忙碌的蜜蜂在花间草丛中飞来飞去。

这时节，除过种荞麦，庄稼汉们已经挂了犁，紧张地进入了锄禾阶段。庄稼人都脱了鞋袜，赤裸着双脚踩踏在松软的黄土地上劳作。

红彤彤的太阳升起有两竿子高的时候，石涝坝古庄子的张有富老汉和往常一样，赶着自家的几只山羊到门前的沟里给羊饮水。当看到沟底一字排开的八个石涝坝里都装满着清粼粼的水时，他心里的那个美劲甭提了。

这个地方十年九旱，缺水一直威胁着人们的生存。说来也怪，就在这两架山梁的沟壑里，生出两里长的一段石头断层面，自然形成大小不一的八个石涝坝。大的能蓄上万方水，最小的也能装上千方水。每年雨季来临，山沟里下来的洪水会把所有的涝坝装得满满的，攒到冬春两季，涝坝里的水就成了方圆几

个村庄人畜饮水的唯一水源。因此，当地人亲切地把这个地方取名叫“石涝坝”。山里的土秀才还用宋朝杨家将的英名，给八个石涝坝取了大郎坝、二郎坝……八郎坝的雅称。

张有富在“六郎坝”里给他的几个“心肝宝贝”蛋饮了水后，便把它们赶到庄子对面的骆驼梁上，选了一块鲜嫩的草场放牧。

张老汉悠闲自在地吸完几锅旱烟，起身一瞭，看见不远处的羊儿正在贪啃着青草，牧羊犬黄黄蹲在羊群旁警戒着周围。于是，他脑后垫上自己背的行囊，就地下榻，跷着二郎腿来了瞌睡，渐入梦境……

天高云淡，花草树木尽染黄土山塬。阳光暖洋洋地照在张有富老汉的身上，浑身似乎感觉到热烘烘的。不一会儿，他仿佛又回到了家，看见自家古院畔上不知干枯了多少年的老榆树竟枝繁叶茂地复活了。树梢上还垒了喜鹊窝，有几只白鸽子飞进他们老两口住的土窑里……张有富老汉想弄明白这是咋回事，忽然脸上感到一阵凉飕飕的，他一下子从梦中惊醒了。张有富老汉回过神一看，原来是牧羊犬黄黄正用舌头舔他的脸。他摸了一把被狗舌头舔得湿漉漉的脸，骂道：“险道神^①，不操心羊，跑到这里糟蹋人。羊呢？”挨了骂的黄黄拉着狗脸露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

张有富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，用手遮住太阳的光线，四下里看不见羊群的踪影，这下他才意识到着实冤枉了黄黄。原来羊群走远了，负责任的黄黄用舌头舔醒打鼾声的主人，没想到反挨了一顿臭骂，于是它也要起了狗脾气。张老汉用长满老茧的大手，在黄黄的头上亲昵地抚摸了几下，通人性的它便放弃

① 险道神：北方方言，指显示自己，逞能。

前嫌，起身头里跑着引路，和主人一起追赶走远的羊群。

张老汉随在黄黄后面一路小跑，已是气喘吁吁，汗流浹背。他现在着实有点犯急，在这荒山野地里不要说有成群结队的狼了，就连豹子也经常露面。再说这几只山羊是他给别人家揽放了十几年羊才落下的工钱赚头，是他们老两口维持生活的“命根子”，万一遭遇狼群，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

张有富老汉越跑心里越急，不到一个时辰，已经到了七八里开外离董庄不远的墩墩山。直到他在山坡下看见自己的羊群安然地在地山梁上啃吃草时，心里才总算踏实了下来。

张老汉因为只顾着低头撵羊群，爬到墩墩山的半腰，抬头向上一看，猛然发现山顶的古烽燧上不知什么时候插上了一面红旗，红旗下有一个背长枪的兵在站岗。他心里一惊，暗暗叫道：“老天爷！哪里来的红军啊？”张有富老汉脑子里的“红军”，还是杜堡子杜老二家的长工李拴柱在山里放羊时给他说的，“听说东山里的红军扛的是红旗，个个能飞檐走壁，太厉害了……”从那以后，他从内心对红军产生了敬畏。

张有富撵上羊群，没敢抬头向山顶上看，硬着头皮只是往山下赶羊，他一直把羊追到梁坡底下的沟畔，才回过头偷偷向山梁顶上瞅了一眼。其实，古烽燧早就看不见了。

张有富老汉没顾上喘一口气，用手背揩了揩满脸的汗水，吆上羊赶紧就往家里跑。

一路上，他脑海里想得最多的是回到家后，立马让婆姨给脸上抹上锅煤子。他这一稀奇古怪的想法不是没有道理。别看张有富是一个五大三粗年过半百的半搭子老汉，他的婆姨李桃花可比他小十几岁，是这方圆几十里最俊的女人。

我们暂且顾不上这对老夫少妻的风流韵事，先说说当地女人给脸上抹锅煤子的由来。

那是二三十年代，当地经常出没白军、民团，还有叫什么洋猴小子的土匪。他们成群结伙，不仅打家劫舍，杀人越货，更可恨的是抢女人。如果是年轻媳妇、姑娘，就抢去奸污蹂躏。一个好端端的人家，一时三刻会被他们糟践得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这一带的女人怕遭散兵游勇的横祸，常用给脸上抹锅煤子的办法躲避兵匪的糟践，进行自我保护。

张有富把羊群赶到门前的饮羊沟，他嫌羊走得太慢，干脆让黄黄赶它们慢慢往回走，自己得先赶回家应急。

他三步并作两步走，很快就爬上自家的院畔，扯开嗓子向窑里喊：“老婆子！老婆子……不得了了！我今天在山里放羊时看见……”没等张有富把后面的“红”字喊叫出来，已被迎面来的碎脚婆姨用手把嘴给捂住了。

“你个老不死的，怪声怪气地喊叫个啥。”婆姨李桃花把老汉往院畔上推了一把小声嗔怪地说道。

“你不知道，我今天在山里放羊时，看见咱们这里来了红军！”张有富一脸神秘地对婆姨说。

“看见红军有什么稀罕的。”

“看你胆子大的，你不害怕红军把你抢了去？”

“抢去了给他们当婆姨才好哩。”李桃花扑闪着一双丹凤眼，对一脸汗水、满脸疑惑的老汉开着玩笑。

他们两口子正说着话，从土窑里走出来了三个戴八角帽、穿军装的女兵。李桃花把老汉拉到三个女兵面前，对她们介绍说：“这是我老汉。他没见过红军，现在就让他好好看看，红军长得是啥模样。”三个女兵很有礼貌地对张有富说：“大哥好，山里放羊去了？”

“好—好—”张有富老汉被眼前的情景惊得结结巴巴的不会说话了。只是眼睛来回上下打量着三个女兵：看起来都还是